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六

明 梁寅 撰

唐國風

周成王以帝堯舊都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  
子燹乃改國號曰晉後徙居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  
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其詩不謂  
之晉而謂之唐仍始封之舊號也

蟋蟀

唐俗勤儉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為樂故賦是詩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三章皆賦也蟋蟀促織也聿遂也日月其除除除去也言日月將舍我而去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言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職

之所居者其可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瞿者却顧  
之貌言雖好樂而不至荒耽當若彼良士之長慮却  
顧乃不至於危亡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歲月其邁無已大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逝邁皆去也職思其外言不徒思其職之當為又當  
思諸餘之事而豫備之也蹶蹶動而敏于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役車其休歲晚則役車皆休息也役車者謂之棧車  
其制卑小庶人行役所用與乘車不同日月其慆慆  
者過也言日月虛過也職思其憂人能思當憂之事  
則不至於憂也休休安閒也其矍矍也其蹶蹶也始  
而勤也其休休也終於逸也

山有樞

此詩蓋以答前篇之意而解憂也

山有樞

音歐又音樛

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三章皆興也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以興富貴之家則有車馬也樞刺榆也榆白榆也弗曳弗婁曳拖也婁亦曳也弗馳弗驅走馬者馳也策馬者驅也宛坐見貌它人是愉言它人以其所有以為愉悅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樞也樹類漆杻似楝官園種之名曰萬歲葉似杏而尖其色白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其材可為弓弩幹及車輞洒掃廷內搗鐘考鼓必大燕者為之儉嗇者不設燕故廷內不洒掃鐘鼓不考擊也保者居而有之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勸之以酒食歡宴也故曰且以喜樂言可消憂也又

曰且以永日言宴樂則不覺日之長也他人入室其  
所有皆他人之物也

揚之水

晉昭公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  
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此詩者國人所作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

三章皆比也揚之水水之散流而緩弱也以比晉之



衰白石鑿鑿石之巉巖而高也。以比沃之盛，素衣朱  
襮，襮領緣也。是乃諸侯之服。言桓叔將為諸侯，故國  
人將從之。于沃也。從之而既見云何而不歡樂乎。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

朱繡以朱而繡其領，云何其憂無所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水清而石見分明也。有命謂將受命于王，以為

諸侯也不敢以告人欲其事之成故為之隱也

椒聊

舊序謂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傳曰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二章皆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盈升椒實之多盈于十合之升也碩大無朋

言其盛大無與比也且語辭遠條條之遠則實益多也此贊美之辭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兩手捧之曰匊

綢繆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昏姻之禮者人為賦之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予兮予兮如  
此良人何

三章皆興也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言束薪者必纏綿  
之緊然後可負荷而建辰之月心之三星又昏見于  
天之東以興今夕何夕而乃見此良人乎予兮予兮  
指婦言之也如此良人何言何以當此賢夫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予兮予兮如  
此邂逅何

芻者草也隅者東南隅也子兮子兮指夫婦言之也  
如此邂逅何言何以有此良會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

楚者荆屬亦以為薪也子兮子兮指夫言之也如此  
粲者何言何以當此賢婦也

杖杜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

有杖之杜其葉溇溇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二章皆興也有特生之杜本孤立也而其葉溇溇然  
蕃盛以興人之孤立者不可無助也我之獨行踽踽  
然豈無他人乎然不如我同氣之兄弟也既無兄弟  
矣嗟行路之人何不比輔于我乎見人之無兄弟所  
當閔者何不助我乎攸者助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裊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眾眾猶踴踴言無所依也

羔裘

傳曰此詩不知所謂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袖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也羔裘而以豹飾其袖乃卿大夫之服也居居究究爾雅曰惡也毛鄭亦然傳以為未詳今觀二章下

二句疑為美其大夫之辭言豈無他人之可從乎維  
子與我為故舊也維子與我相親好也若然則居居  
究究乃美辭非惡也

鵠羽

民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三章皆比也鵠似鴈而大無後趾疏云鵠連趾性不



樹止樹止則為苦栩者柞櫟也其子為皂斗其殼可  
染皂苞叢生也鳩性不木栖今乃集于叢生之栩以  
比民性惡勞苦今乃久從征役也王事靡盬盬攻緻  
也言靡盬者事不完也謂之王事侯國之民供天子  
之役也曷其有所言何時使我有定所也

肅肅鳩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苞棘者叢生之棘尤非所安者曷其有極言無已也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梁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鵠行言其成行列也稻者南方稻米水生而色白梁  
似粟而大爾雅翼云今人多種粟少種梁以其損地  
力而收少有常復常所也

無衣

史記云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賂釐王王以  
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也

豈曰無衣七分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  
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七者侯伯七命之服也六者天子之卿六命之  
服也言不得七命之服則但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  
之卿亦可也唐之方鎮請旌節于朝曰旌節吾自有  
之但重長安本色耳武公之意亦然故曰我豈無二  
章六章之服乎但不如天子命服之為重也安且吉  
謂無後患安且燠謂安榮如挾纊也請命天子而曰

豈無衣又曰不如子之衣其辭悖慢甚矣夫篡逆者  
必誅而至貪貨賂不加天討反錫命之乾綱之弗舉  
王靈之不振誰之咎與

有杖之杜

為此詩者有好賢之心而恐不足以致之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比也杖杜生于道左本可以蔭行人而其蔭薄少我

雖有好賢之心而力寡薄彼君子者安肯適我乎嗛  
發語辭夫賢者非為飲食而至也而人之好賢者非  
飲食無以寓其誠故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好  
賢若是是亦可謂賢者矣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嗛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道周者道之周統而曲處也

葛生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思而賦之也

葛生蒙楚薺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薺草也似栝樓葉盛而細言葛之生則蒙蔽于  
荆楚矣薺之盛則延蔓于野中矣彼物各有依託而  
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能相與而塊然獨處乎  
葛生蒙棘薺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地之界限也獨息獨居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以角為枕粲然而鮮美以錦為衾爛然其文乎  
何夫之不在而獨處至且乎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  
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夏日永冬夜永獨居憂思于是為甚生不得同居以  
相娛死猶願同葬以畢志此以見婦人之從一而終  
無他心也其居其室皆謂墳墓也

采苓

刺聽讒之詩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興也苓藥草也其為苓者非為蒼耳為甘草為茯苓為朽木之菌皆曰苓也采苓者必求之于僻遠之地故因之起興以為凡聽人言必加審察不可輕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謂姑舍置之未可遽以為然也人之為言胡得焉謂泛泛之言未必皆得其實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苦者苦菜也苟亦無與不可輕于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葑蔓菁也

秦國風

秦本伯益之後有中滿者居西戎七世孫曰非子為

周孝王養馬而蕃息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宣王時  
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討西戎不克而見殺及犬戎  
殺幽王仲之孫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于洛邑有功  
王封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  
周西都地八百里至玄孫德公乃徙于雍 愚嘗論  
之曰平王之封秦襄可也而使之逐戎即有岐豐之  
則非也豐鎬者周所興之地先王之宗廟在是非可  
棄者而王乃棄之一失也天子之封諸侯也有其制

諸侯有功而寵錫之也有其典今予以八百里大地  
違王制而悖典禮二失也西都之地阻山帶河其民  
重厚而質直雄勇而剛毅乃不能保有其民以四征  
不靖三失也平王誠能有少康之志總率東諸侯以  
討犬戎彼秦者固當盡力何患乎戎翟戎翟既逐據  
形勝之地以控制六合而夷夏咸服矣平王不能然  
而周由是以衰秦由是以興嗚呼是三失者豈小失  
也哉

車鄰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與隣同鄰鄰衆車之聲也白顛白額馬君子謂秦君寺人之令欲見君者必使內小臣通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耄

興也山坡曰阪有漆有栗無所取義但以秦地所有  
隨見而發興也鼓瑟勸之為樂也八十曰耄逝者其  
耄言日月之逝而老將至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七

簧者笙中金葉也

駟驥

美秦君田狩之辭

駘馱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三章皆賦也說文馱馬赤黑色六轡者謂兩服兩駘各兩轡而駘馬兩轡納之于舠故在手者六轡也媚子君所愛之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奉時辰牡言虞人奉是當時之獸以待射也物之可食四時異宜故曰辰牡公曰左之射必中其左然後為中殺也舍拔則獲發矢無不中也拔謂箭括箭之

築弦處也

遊于北園駟馬既閑輜車鸞鑣載獫馘驕

獫音缺去聲驕音枵

春秋傳曰鄭有原圃秦有具囿北園豈即具囿歟四

馬既閑馬皆閑習也輜車鸞鑣輜輕也鑣馬銜鐵也

銜外有鈴聲和如鸞故曰鸞鑣載獫馘驕獫也馘也

驕也皆田犬之名馘一作揭驕一作獠獠長喙者馘

驕短喙者以車載犬蓋行遠必休其足力也

小戎

襄公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以征西戎故役者之家  
人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雖婦  
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小戎 棧收五檠梁輈游環脅驅陰鞞沃續文茵暢轂駕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三章皆賦也兵車曰小戎棧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上  
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大車之內前軫至後  
軫其深八尺兵車軫四尺四寸比大車為淺故曰棧



收也五檠梁輶檠者文章歷錄然之兒梁輶蓋從前  
軫以前屈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鈎之衡橫于輶下而  
輶形穹窿上曲如屋之梁又以革五處束之其文章  
歷錄然也輶長一丈四尺四寸亦謂之轅游環脅驅  
游環者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游移前卻  
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  
得外出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  
于軾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

入也陰鞞蓋續陰者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  
之以其陰映此軌故曰陰也鞞者以皮二條前係驂  
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有續鞞處消白金沃灌其環  
也黃公紹曰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六寸軌居輪  
之中實得其半孔疏以軌為轍非也文茵暢轂文茵  
如虎皮褥是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大  
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三尺二寸故曰暢轂暢  
者長也駕我騏驎者馬蒼艾色文如博棊馬者馬

左足白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美其夫之辭也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之俗以板為屋想夫之遠征在于板屋亂我心思之委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蓋以艘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騏驎是中以赤馬黑鬣者為兩服也駟驪是驂以馬之黃與黑者為兩驂也龍盾之合盾即干所以扞身者畫為龍文以二合載車上備缺壞也蓋以艘輶

乃環之有舌者軸者驂內轡也置艘於軾前以係軸  
故曰艘軸亦盜白金以為飾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言未知歸在何時何念之切也

伐駟孔羣公矛盜錡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  
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伐駟孔羣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孔羣甚和也  
矛盜錡公矛三隅矛也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錡  
者平底也蒙伐有苑伐者盾之別名苑者文貌乃畫

雜羽之文于盾上也虎張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鞬二弓顛倒安置于鞬中也竹閉緹滕閉者弓藥也以竹為之緹者繩也滕者約也以繩約其閉于弛弓之裏藥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思之無已寢興弗釋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末二句皆義其夫之情統觀三章所云雖為婦人所自言然其言制器之詳密豈婦人能之蓋亦工于言者設為婦人之辭耳

兼設

此君子有所思念而作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  
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又疑當為興蒹葭既蒼蒼而老色白露既寒而  
為露此晚秋時也所謂伊人猶言彼人指所思者也  
在水一方望之隔水也溯洄者逆流也逆流而上則  
道路阻修溯遊者順流也順流而下又在於水中言  
見其人之難也此詩雖不知何所指然其辭可誦後

人之詩多摹此意固不必求其為何人而作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逶迤從之道阻且躋逶迤從之宛在水中坻

湄者水草交也躋者崎嶇而難升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渙  
逶迤從之道阻且右逶迤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芣苢而光采也右者不相值而出其右也沚亦

小渚

終南

秦人美其君之辭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二章皆興也言終南山果何所有乎有木曰條者焉又有曰梅者焉條者郭璞曰山楸也因二木而人往言秦君至此山之下以錦為衣以狐為裘而其顏如渥丹則稱其為君也哉渥丹者容色紅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者山之廉角也堂者山之寬平處也黻衣者衣之文如亞又如兩已相戾乃畫之者而裳則繡之者佩玉將將美其儀也壽考不忘願其壽也

黃鳥

秦穆公卒遺令以人從死康公狗父之亂命於是從死者衆而子車氏之三良與馬國人哀而賦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三章皆興也子車奄息子車氏之子名奄息也百夫  
之特傑出于百夫之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迫而納  
之壙中是以惴惴然恐懼也殲殺也人百其身謂可  
贖則雖百人贖一人亦可蓋深痛惜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仲行亦名也百夫之防一人可以防禦百人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鍼虎亦名也防禦猶防也夫秦之以人從死始于武  
公戎狄之俗也穆公慕聖賢者而亦若是乎康公從

父之亂命父子之罪固均也時無明王又無賢伯莫  
之能討觀詩之所刺世之變能不悲乎

晨風

婦人以夫而賦也

歔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三章皆興也晨風鷓也又謂之鷓陸璣云黃色燕頰  
擊鳩鴿燕雀食之向風搖搖而飛疾歔者疾飛貌欽

欽憂而不忘也傳曰此與虞度之歌同意秦俗然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苞櫟者發生之櫟六駁者梓榆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苞棣者發生之棣也棣有二曰唐棣者赤棣也一名  
移論語言唐棣之華是也曰常棣者白棣也一名玉

李詩言常棣之華及維常之華是也椽赤羅也其文  
細密如羅子似梨小酢可食

無衣

秦民好攻戰故於平居而賦以見志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民于平居而相語若將征行豈可曰無衣乎我  
之有袍與爾同衣之天子有命而興師則當修我之  
戈矛與爾同討仇讎也仇讎若西戎是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者裏衣近膚而垢澤也戟者車上戟長丈六尺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傳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

見于詩者如此然岐豐之地文王以興二南之化如

彼其忠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已悍然有

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

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情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

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其果敢之資亦足以強  
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

渭陽

秦康公送舅氏晉文公也舅序曰康公之母晉獻公  
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  
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文公方歸晉恐有拒之者故穆公既以兵送之康公



亦贈以車馬所以資助之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贈以玉佩見悠悠之思非虛言所以表其相厚之實  
意也母既歿矣而敬其舅氏禮意兼重此所以念母  
也此所以為孝也

權輿

秦君待賢之禮始勤而終怠故賢者賦此

于我乎厦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厦屋渠渠居之安樂也乃勤于始也每食無餘  
食之不足也乃怠于終也不承權輿言不能繼其始  
也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凡事之始曰權輿  
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每食四簋言飲食豐厚也前日每食無餘此日每食  
不飽惟其無餘是以不飽此與楚王戊醴酒不設同  
再嗟嘆言之當時之養賢者能不愧乎

詩演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七

明 梁寅 撰

陳國風

陳帝舜之後周武王時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  
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  
之於陳都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云

宛丘

刺遊蕩之人也

子之蕩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三章皆賦也言遊蕩之子在于宛丘之上維其逍遙自得  
有以快情而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鷺羽舞者所執也鼓之舞之所謂巫風也故說詩者以為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是則其所由來者固久矣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缶瓦盎也乃盛酒之器擊之以節樂翮者翳也舞者持以自蔽也

東門之枌

男女會聚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三章皆賦也枌白榆也皂斗也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明言其氏蓋亦貴女而乃為女巫舞于枌榆之下

可恥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差擇吉日也棄婦之業而舞于市縱恣之甚  
穀旦于逝越以駸邁視爾如救貽我握椒

越以駸邁駸者衆也于是以衆人俱行也救名芘芣  
又名蜀葵花似五銖錢粉紅有紫紋視爾如救美其  
色也貽一握之椒感其意也

衡門

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者橫木為門居之小者衡門之下而可以  
棲遲則不必高廣之廈然後安泌水之洋洋可以翫  
樂而忘飢則不必肥甘之奉然後飽果何待于外而  
何求于人哉泌者泉水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  
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此也齊女姜姓宋女子姓言日食而無飢斯可矣而必河之魴必河之鯉則唯美味之者非安分者也取妻而為養斯可矣而必齊之姜必宋之子則唯美色之好非尚德者也人而若此未免于厭貧賤貪富貴而賢者之心豈如是哉

東門之池

男女會遇之詩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

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麻紵可績以為布管似茅而柔韌可以為索及  
織屨見人以三物浸于城下之池故因以起興思與  
淑女會遇也或曰此但為男悅女之辭非必會遇也

東門之揚

男女期會有負約而不至者故賦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

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哲哲

興也楊柳枝揚起者牂牂肺肺葉之盛也明星者啟  
明星也常先日而出昏以為期而至於將旦蓋女之  
負約也

墓門

刺不良之人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而荆棘生焉以興其人之不良  
國人皆知之既皆知之而不能改悔則其稔惡也蓋  
自昔而然矣斯人也蓋所謂末如之何者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  
倒思予

鴉者鴟鴞惡聲之鳥歌以訊之言不良之人歌其惡  
而訊問庶知愧也訊之而不我顧則必至顛倒狼狽  
于斯之時當思我之言矣其曰夫也不良序以為刺

陳佗未知然否今但取其懲惡爾不必求其人也

防有鵲巢

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

防有鵲巢卽有旨苔誰佻予美心焉忉忉

興也防者人所築以捍水卽者丘也亦或地名旨者  
美也苔者若茗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如疾  
藜嫩可生食以鵲巢旨苔起興言誰佻張予所美之  
人乎乃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佻張者猶誑言也

中唐有甃印有旨鷓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廟中路謂之唐甃甃之類鷓小草雜色如綬惕惕恐懼意

月出

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

月出皓兮佼人慍兮舒懽受兮勞心慍兮

三章皆興也慍猶僚也懽受憂思也慍猶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天紹糾緊之意慘亦猶悄也

株林

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朝夕不休息焉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二章皆賦也株江夏氏邑也夏南夏姬子徵舒字也兩

曰從夏南者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

詩人忠厚如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我國人我君也說舍也言我君或說舍馬或朝食馬往來不息可愛之甚矣

澤陂

刺詩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三章皆興也蒲質柔荷色美興男女之相悅也此有美一人不能以禮

自防使君子見而傷風俗之敗目泗鼻涕一時俱下如滂沱然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簡見鄭風卷好貌帽帽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萑萑有美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萑菑荷華之未發者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言久以不能寢見憂思之無已也

檜國風

檜妘姓之國祝融之後鄭桓公滅之遷國於是今鄭州其地也 蘇氏曰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為衛也

羔裘

舅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人憂之此

臆度爾詩言羔裘如膏則曰潔其衣服詩言逍遙翱翔則曰逍遙遊宴非有所據也以為鄭人作之或者為懷賢之詩與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三章皆賦也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皆貴者之盛服也衣狐裘以朝君狐裘又美于羔裘也忉忉憂勞也其曰豈不爾思亦若懷仰而不得見之意耳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翱翔猶逍遙亦有從容自得之意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有曜言裘之鮮美如脂之漬而光曜也

素冠

賢者病喪禮之廢苟有能行喪禮者則願見之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三章皆賦也庶冀也幸也又庶幾也言有居喪素冠之人則庶幾見之棘者急也其與亟革字異而義同記曰喪事欲其總總爾蓋居喪者有急遽之狀無雍容之意故曰棘人也樂樂瘠貌博博憂勞貌似不見其

人而至于憂勞蓋傷夫俗之薄而禮之廢深欲得見復古之君子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素衣謂縗服也與子同歸猶言微斯人吾誰與歸也

庶見素鞵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鞵蔽膝也鞵本以皮此言素鞵則亦為衰之布而已蔽膝之  
制如一巾下廣二尺上廣一尺蓋古者以席卑巫前臨俎豆為此以備  
濡漬也冠衣鞵皆備喪禮之備可知與子如一言彼此之心如一也

隰有萋楚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舊序  
以為疾其君之淫恣者蓋誤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三章皆賦也隰者地之下濕濼萋楚鉞也今謂之羊桃葉如桃而光去長而  
狹花赤紫色子如小麥猗儺柔弱天少好貌沃沃光澤也子指萋楚也政煩賦重  
君與有司之失也而託草木以為言其辭微婉不斥其固患厚之意亦免禍之道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民之困于徵斂以有家也無家則無累矣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室即家也

匪風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是詩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偈車疾之貌周道適周之路也言常時見風之驟發車之疾驅則中心驚怛不能自安今非風之驟發也非車之疾驅也但適周之路在于目  
中昔也使國朝王皆由此道今也王室衰微莫能往朝木必有木水必有

源本源之思閔其無人是以不免于怛傷悲閔之意形于顧瞻之間斯之賢可知矣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嘌者車搖而不安也或曰車聲也弔傷悼也

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釜即鑊也鬻即甑也託興于烹魚言但有尊王室之人則思見之故曰誰  
能烹魚乎我則為之漑釜與鬻矣誰能西歸乎我則懷之以好音矣懷者猶  
曰懷諸侯懷遠人言懷來之也好音美言也以美言獎勵其使其尊至心不至怠也

曹國風

曹乃武王弟振鐸之所封在兗州陶丘之北今曹州即其地也

### 蜉蝣

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作詩以刺之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三章皆比也蜉蝣一名渠畧有甲之虫朝生莫死似蟋蟀而小身狹而長有角叢生  
糞土中下有翅能飛蟋蟀者轉糞土為久與此異也衣裳楚楚言其人之衣  
裳鮮潔如蜉蝣之羽也于我歸處言其美服奢麗終至霎質故  
為我之累歸我則當有以處之也舊序以為刺其君其言歸我似為



親屬耳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采采言服之華采如蜉蝣之翼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掘閱未詳或曰以其出于糞土而鮮潔可觀也麻衣如雪  
布精好而白也說讀曰稅言稅駕而舍止也

候人

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故刺之

彼侯人兮何戈與祓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侯人者道路迎送賓客之官然此曰侯人者非專為迎送乃多其徒衆而逸遊驅馳爾戈如戟而橫安刃故有兩刃其柄長六尺六寸蓋戈戟皆有枝兵而戈乃單枝戟則雙枝也祓即爰也柄長丈二而無刃其莖八稜主以擊人者彼其之子其者語辭之子指小人也三百赤芾芾與鞞同即蔽膝赤芾之人至于三百之多言惡徒衆也春秋傳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故舊序以此詩為刺曹共公亦或然也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鷦似鳧而小其膏可以瑩刃一名淘河食魚不濡其翼言飽而在漁梁其翼不濕也不稱其服無德而服飾華美為不稱也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喙也不遂其媾如此之人不稱君之恩寵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此也蒼蔚草木盛貌朝濟雲氣當曉而升騰也草木

深暗山雲蔽翳皆以譬小人衆多而氣勢翕聚也婉  
變少好貌季女少好不免飢餒譬賢人之屏棄也

鵙鳩

詩人美君子用心之專壹舊序以為刺詩者誤也

鵙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四章皆興也鵙鳩之名多曰鵙鳩曰戴勝曰布穀以  
為戴勝者頭上毛花如幡勝故月令注以為織紵之

烏謂當春而勸婦織紝也以為布谷者言其勸農布種也在桑者月令云戴勝降於桑其子七言其子多母飼之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其儀一心如結言君子之威儀專壹于外無所差失有其心存于內而誠敬無間也如結者如固結而不解也因鴉鳩起興以美君子之德凡德之形于外莫非有諸中者以為之本也

鴉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子在梅者母在桑而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其帶伊絲帶謂大帶即紳之下垂者伊語辭也其弁伊騏皮弁而青黑如騏馬之色也此言君子容飾之盛異于不稱其服者矣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棘者有刺之木不忒者言威儀中適也正是四國有

威儀者必有德足以化民故能正四方之國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榛木名實如小栗國人四國之人也胡不萬年祝辭  
也君子能以德而正人之不正則宜享遐壽也

下泉

舊序曰思治也是時王室衰微天下無王小國困敝  
故曹之賢者悲憂感嘆思周之盛王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懽我寤歎念彼周京

四章皆興而比也  
冽水之清而寒者  
下泉泉之流而下者  
浸彼苞稂苞叢生也  
稂者童梁乃莠屬言寒泉  
下流尚能潤物故因之起興以見王靈不振而澤不  
及下也懽我寤歎懽太息也寤者寐覺而有言也念  
彼周京思念周之京師而願見明王之興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  
懽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者蒿也莖麤科生可作燭有香氣祭祀焚之京周



即周京

例彼下泉浸彼苞著隕我寤歎念彼京師

著筮草史記云著千歲則一本百莖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芄芄美盛也膏潤也四國有王言四方之國皆知尊王也郇伯文王之弟封郇而伯爵也勞之言能勞來諸侯之來朝者也此詩先曰苞稂無用之物也次曰苞蕭苞著則有用矣終以黍言之則民食所賴其用

尤切若曰黍苗之盛而得時雨之潤則成熟可望四  
國知有王而邠伯能勞來之則王道可行矣傳言邠  
侯為周伯而傷今無其人考之經傳周之盛時邠侯  
未嘗為方伯無事可見蓋邠伯乃王朝大夫如凡伯  
原伯當作詩之時王臣有邠伯者稱賢故詩人望其  
能興王室也此以見其思治之切也

詩演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演義卷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道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符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顧維琳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八

豳國風

周之先世后稷封邠至公劉立國於豳之谷故稱豳  
國成王立年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  
化以戒王謂之豳風而凡周公它所作及為周公而  
作者亦附之其後

明 梁寅 撰

七月

周公作是詩以訓成王欲其念先公之風化知衣食之艱難曰七月者取篇首二字名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飭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八章皆賦也七月者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謂之斗建申以北斗之柄指於申也流火者心星為大火

乃東方之宿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下而西流矣九月授衣以是月之未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也一之日鬻發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而風寒也變月言日者言是月之日也風寒而曰鬻發者羌人吹鬻粟以驚馬風之驟起而寒如鬻粟之發聲也二之日栗烈斗建丑二陽之月而氣寒也氣寒而謂之栗烈者陰氣慘烈無風亦寒使人震栗也無衣無褐衣者繒纊與布為之褐者毛

布也何以卒歲謂歲晚極寒無衣褐則無以終此歲也三之日夏之正月也于耜于耜者往也耜者耜器也其端鑄鐵為之所以起土者也謂之往修田器者言自邑居而往就田廬為之也四之日夏之二月也舉趾者舉足而耜也時天氣已暖故東作興矣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曰我者自家之老者言之也以飯餉耜者曰饁少者皆在田故老者與婦及子而餉之田畷至喜古者有田官謂之畷者即農人之俊者也稱曰



田大夫又曰司禱其至而喜喜其治田早而用力齊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春日載陽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鳥也女執懿筐國中之女執懿美之筐以采桑也微行者小徑也采

繫祁祁繫白蒿也祁祁人多也繫初生而嫩可以生蠶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女心傷悲死及公子同歸蓋女之嫁人乃歸其家然心悲者以離父母也公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必為幽公之子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八月萑葦於八月取蘆荻共來歲蠶事之用也蠶月

條桑於治蠶之月落桑之枝而將取其葉也取彼斧  
斨以伐遠揚斧者隋登斨者方登隋登者受柯之孔  
匾方登者受柯之孔方遠揚桑之遠枝揚起者蓋小  
枝以刀落之遠枝必大故須用斧也猗彼女桑猗者  
取葉而存條也女桑為小桑故惟取葉而已七月鳴  
鵙鵙者博勞亦曰伯勞應陰氣而鳴乃惡鳥也以夏  
至來冬至去故史傳曰伯趙氏司至也八月載績績  
者緝麻也載玄載黃我朱孔陽言蠶績功成為繒為

布皆以染之或玄或黃而朱色尤甚鮮明也為公子  
裳上衣下裳皆可為之但言裳者取韻叶爾

四月秀萸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箠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  
獻斝于公

四月秀萸未知萸為何草或云狗尾草或云即遠志  
皆不可知五月鳴蜩即蟬也八月其穫禾之早者  
以八月而穫也十月隕箠夏之十月木落葉也一之

日子貉建子之月農功閒暇可以田狩而往取狐貉也二之日其同建丑之月家戶同出以繼續武功也其曰武功者功猶事也古人因田獵以習武事也言私其獫獻斝于公獫為一歲豕則小故私有之斝為三歲豕則大故獻于公勤以贍生忠以愛上幽俗之厚如此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戶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斯蠶莎雞蟋蟀一物而異名也又曰絡緯曰促織以將寒而鳴乃勸女工故以名之也其始生而動股稍出而振羽散處而在野漸涼而在宇將寒而入牀下亦隨時而易處也言完室備寒在于九月而必自五月言之者以五月一陰生乃寒氣之始萌也爍石之暑不始于春暮而始于冬至一陽之生冰酒之寒不始於秋晚而始於夏至一陰之生故言寒氣自五月

而始如易言履霜堅冰其來以漸欲人辨之於早而  
慮之於微也穹室熏鼠其高者如瓦漏墻缺則補塞  
之其下者如鼠穴在地則熏去而填之也塞向瑾戶  
室之向明者障蔽之戶之以蓬革者泥塗之九月乃  
納禾稼之時也民固少暇矣而完室廬者亦不可緩  
也納禾稼慮飢也完室廬慮寒也飢寒之切身謀生  
之不易為民之上者知下之情而形之辭其憂民之  
憂益如此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為家長者

嗟歎言之婦子賴我者也我既憂勤婦子有賴歲云  
莫矣可以入室而安處矣其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亦  
莫非民之情而上能言之其勸勉之意亦見矣

六月食鬱及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  
新樗食我農夫

食鬱及萁鬱者棣屬陵氏云棣似郁李而小益果實  
也萁萁莫也說文云草名益野草可為菜者亨葵及



菽葵菜名有紫莖白莖二種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  
根爾雅翼云葵為百菜之王味尤甘滑菽豆也七月  
禾黍未熟貧家煮食可充飢八月剥棗剥擊也爾雅  
云棘實謂之棗故棗字累兩束也十月穫稻水田晚  
稻以十月熟也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至冬而釀酒已  
成春而可飲故以奉親飲賓古人飲酒必曰為壽祝  
願之辭也食瓜者瓜有數種皆秋而可食斷壺者瓠  
如壺形故名壺而斷截烹之菽苴謂收拾麻子也采

荼采野生之苦菜也薪樗以樗乃惡木故伐之為薪也凡求菜果親庖厨皆婦人之事故曰食我農夫曰我者設為婦人之自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畊鋤為圃以種菜茹物成之後則築之使堅以為禾場禾稼者百穀之總名黍稷

重糝則穀之有四種也黍即粟也稷謂之稌

闕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嚮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闕

肅霜初寒之時也滌場穀皆收藏而蕩滌其場也  
酒兩尊曰朋酒羊之小而肥嫩曰羔羊躋升也言  
升國君之堂舉兕觥之酒所以致敬於上也萬壽

無疆祝君之壽也上之愛下也切下之敬上也至幽之君民相與者如此然民賤而君尊也以牲酒奉君不為褻乎盖先公之世國土未廣人民未衆故君民之分雖殊而上下之情交盡如一家父子然其淳朴之俗又可見也

鳴鴉

成王立而尚幼周公以叔父位冢宰而攝政使管叔霍叔蔡叔監殷三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於是避居東都作鳴鴉之詩以遺王而王之疑

公猶未釋既踰二年因雷風之變而成王啟金縢之  
匱見周公冊書願以身代武王死王乃大悟方知三  
叔之言為誣謗遂自迎周公以歸然後東征以討武  
庚及三叔觀金縢之書知鳩鴉之詩為周公親作無  
疑也

鳩鴉鳩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四章皆比也而此章首言慮患之意鳩鴉惡鳥以比  
武庚管蔡言我者周公以比自己言室者以比王室

也當公遭謗之時避居東都管蔡包藏禍心欲危王室而成王惑於其言公於此時憂慮之至然非憂慮其一身也慮王室之不靖也慮天下之未寧也故為此詩以貽王庶王之感悟其託為鳥言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子而食之矣毋再毀我之室也我之於子恩愛之至勤勞之甚所以鬻養乎子者良可憐閔若巢室之毀尚何望哉慮患之至而形之辭者如是其切聖人之情見矣斯語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  
予

此章言豫防之意其為巢者以備風雨也故及天未  
陰雨之時取桑根之皮以纏綿巢之牖戶使之完固  
今爾在下之民有敢侮予者乎下民亦比管蔡也

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  
家

此章言勞苦之意拮据手口並作也將荼者將取萑

苕之屬以藉巢也蓄者積也租者聚也積聚草木以成巢也卒瘞盡病也其勞苦如此蓋曰家室之未就況能鬻子乎武王之存周公之宣力固多武王既歿成王尚幼周公身任天下之重其勤勞王家何異鳥之營巢哉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此章言危懼之意羽之譙譙則脫而殺矣尾之脩脩



則勞而敵矣室之翹翹則又高而且危也風雨之漂  
搖則危而欲墮也予維音嘒嘒則哀鳴可憐而莫有  
救之者也公之去位天子孤立王室將危天下將變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其辭之哀如此而王心猶未悟  
則知公之心閔公之誠惟天而已矣風雷之變升感  
應之自然者乎

東山

舊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

是詩也 按此序得之其曰大夫作亦或然也傳以  
為周公自作則未見其實又按書金縢言周公因流  
言避居東都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然後  
東征討管蔡其首尾又三年也傳於東山不言避居  
東都蓋朱子初以居東二年即東征後又言其不然  
而傳於鴟鴞東山二篇之中未及添改耳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蝟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四章皆賦而其中有興焉每章之首四句皆同者言其征行之久歸途之艱重復其辭以深致意與他篇不同蓋又一體也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蓋曰身在東西方言歸心向西而先念家公役雖完而私計多缺是以悲也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言家人當為閒居之衣自今以後可以無用行陣而不必銜枚也士與事同蝟蝟者蝟烝在桑野此則興也道中見桑上之蟲

金一八八  
卷八  
蝟蝟然而動而我敦然獨宿猶在車之下初啟行而  
家尚遠為可憐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  
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

此在道而想其家之寥闕也果羸之實亦施于宇果  
木生者羸亦果而蔓生者羸延入宇下言其多而不  
得食之也伊威在室蠨蛸在戶伊威虫名謂之鼠婦

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  
當之以唾飛虫叮唾鹿場熠燿宵行叮唾者舍傍隙  
地無人在舍故鹿以為場也宵行亦虫名夜行喉下  
有光故以名之熠燿言其光也不可畏也言豈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言不能不思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東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  
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  
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將至家及已到家之辭也。鶴鳴于埵，鶴似鶴而好水，將陰雨則鳴埵者，土高如冢，蟻知陰雨故將陰雨則蟻遷于埵以避水。鶴就食之故其鳴于埵，乃將雨之候也。婦歎于室，閔其夫在道之苦也。灑掃穹室，我征聿至，婦以夫將歸故灑掃其室，穹者高仰之處，室者卑下之所，皆既潔淨於是，其夫忽然而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夫歸而見瓜在栗薪之上，敦者聚而多，苦則不可食，繫于薪則人之所棄而不取也，自我不

見于今三年言不見此苦瓜已三年矣傷去家之久  
見土物而喜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言軍士未娶者歸娶而喜也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言仲春暄和倉庚飛而羽鮮明因之起興以言昏姻  
之樂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之子指女子之嫁者而

言于歸歸于夫家也其馬有黃白而曰皇者有駢白  
而曰駢者言從衛之盛也駢赤馬而黑尾此曰駢白  
乃赤而無白也親結其縵九十其儀縵悅巾也女嫁  
而母成之為之施衿結悅而資裝之多或九或十也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作詩者有以曲盡人情矣男  
女人之大欲而死亡人之大惡也今東征而歸得免  
其所惡而遂其所欲上之人知其情故因其所欲言  
而不能者乃代之言焉蓋說以使民者如是矣



破斧

舊序曰周大夫以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三章皆賦也大夫美周公而以我斧我斨言之託為  
軍士之自言也蓋軍士知公之心公平正大其興師  
討罪乃為天下非為一身然軍士不能自言也故大  
夫代之言此詩者蓋有以通上下之情矣隋盞曰斧

方盞曰斨盞者斧之孔以受柄者也斧斨破缺者聖人之兵未至於多殺而血刃之甚也蓋但言軍士之久役而勞苦耳四國是皇言周公之征唯欲安靖四方之國非為暴者耳皇荀子注云正也言欲使四方皆歸於正也舊序以四國為管蔡商奄誤矣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言公之哀我民其德惠甚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叱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鑿屬亦軍中所用者叱化也言欲四方皆化惡為善也亦孔之嘉言公之哀我民者意甚嘉美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鉶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鉶亦鑿屬或曰獨頭斧也道斂而固之也說文迫也楚辭云道白露而為霜此蓋欲四國速就於善之意亦孔之休亦言意甚美也

伐柯

傳曰此詩以比東人欲見周公之難也今詳詩意疑  
為歸士新昏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二章皆比東征之士歸而新昏喜而賦是詩以伐柯  
為比蓋曰欲修斧柄者若之何而成乎非以斧修之  
而取則於手中之柄則不可成也欲取妻者若之何  
而諧乎非媒妁善言而通二家之意則不可諧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邊豆有踐

前章言匪斧不克未見取則之意此言取則不遠比昏之不可無媒所以藉之者甚切也之子指妻而言也既見妻之至於是列籩豆以宴樂益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乃昏禮之常也籩者竹為之以盛果實豆者木為之以盛餽食踐者成行列也妻之既見宴之禮盛皆自喜之辭也

### 九罭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詩 今按居

東者非東征也乃先遭謗之時避居東都也此詩四章言無以我公歸為成王迎公以歸亦明矣

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

此章至三章皆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爾雖云縵罭謂之九罭絲者絲數之多至八十縷蓋網之細密者鱒魴皆大魚也鱒似鱣而鱗細目中赤色一道橫貫其瞳俗呼赤眼鱒食螺蚌多獨行魴即鰕也細鱗縮項闊腹廣而方故曰魴厚而匾故曰鰕網得美魚人

以為喜故以興得見周公而喜也之子謂周公也伐  
柯以之子為婦人此以為周公者古人語質如六君  
子或以稱王者或婦人稱夫尊卑不嫌同辭也衮衣  
繡裳上公九章之服也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  
也四曰火五曰宗彛虎雉也五者皆繪之於衣六曰  
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四者皆繡之於裳天子  
之龍一身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  
衮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因鴻飛起興言公去而不留也公歸無所言公之歸也復為冢宰豈無其所乎再宿曰信言公於女之地不過再宿而去矣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不復言去則不復來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章賦也言公遭諂避位而來此是以得見此袞衣



之貴王令悔悟迎公以歸願留於此毋遽以公歸而  
使我悲也公固不可復留也但以見東人惓惓之意

爾

狼跋

周公遭大變而不失其常周大夫以是美之也

狼跋其胡載橐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二章皆興也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其性貪狼  
跋者躡也胡者老狼頷下有垂皮也橐者跲也老狼

進而躡其胡退而跲其尾故託興以見周公遭難而  
進退兩難也公孫碩膚言公當大任即誅管蔡非力  
不能但謙恭自不敢恐懼避位是自讓其大美而不  
居也赤烏者冕服之烏也儿儿者安閒之貌烏所以  
踐履者言公雖謙恭恐懼而其心安然不失常度所  
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聖人道隆德盛  
安命樂天若舜之困於瞽叟孔子之厄於陳蔡其所  
處一也

狼囊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遇變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審於進退從容有常由仁義而無可疵是之謂德音不瑕也

詩演義卷八